



“让孩子们记住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重返红军长征先遣队誓师地

新华社记者袁汝婷、张瑞杰、柳王敏

76岁的黄维忠经常到家附近的广场散步。他抬头就能看到一座6米多高的纪念雕塑——战马嘶鸣，旌旗猎猎，红军指战员威风凛凛。

雕塑的深色石砖上雕刻着巨幅《红六军团长征路线图》。黄维忠骄傲地指着它说：“就是这，我们寨前。”

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光荣名字。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85年前曾来到这里。

“他们不肯惊扰老百姓”

黄汉尤今年75岁，他说，父亲黄先谦时常向他讲述一个情景：一天晚上，镇上来了很多红军，当时没有大路，他们是从江西那边走小路过来的。

“红军穿着草鞋，有年纪大点的，有年纪小的，就这样住下来了。”他说。

这支队伍来自——井冈山。士兵们都是

些贫苦的农民，平均年龄不到20岁。

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由于局势日益恶化，7月23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与红七军团的北上是一道，这应被视为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

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突破国民党军多道封锁线，于8月11日进到湖南桂东县城以南的寨前圩。

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桂东，此地路途高险，山岭奇绝，云雾缭绕。县志这样形容位于罗霄山脉腹地的桂东：“山开八面，水汇双溪，虽弹丸之地，卓有金汤之固，环山以为城。”

毛泽东在这里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疲劳的红六军团在寨前圩稍事休整，用银元向村民们购买食物。黄维忠说，他的

岳父陈祥文那时还是孩童，好奇地跑到红军的驻扎地，看见部队从老百姓那里买回一头猪，杀了给伤病员们煮肉。伤员很多，但红军招呼岳父过去，把肉分给他和村里孩子，又把剩下的肉分给村民。

“岳父总跟我说，红军好像家里的亲人。”黄维忠说。

黄汉尤说，六军团军部驻扎的地方，在他家街对面的药铺。“他们不肯惊扰老百姓。在征得主人同意后，他们把门板拆下来铺在街上，睡在上面过夜。早晨起来，他们又把门板原封不动装回去，并将地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担起水桶，到河边帮老百姓挑水。”

探路者要有牺牲精神

“红军突围的消息，震惊了敌人。国民党军展开围追堵截。”桂东县党史专家罗健东介绍，红军决定放弃在桂东发展游击战争的计划，以强行军越过耒阳、宜章公路，经过新田等地，抢渡湘江，继续西进。

8月12日，部队在寨前圩的河滩上召

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誓师西征。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

“那天，就在那个河滩上，站着许多荷枪实弹的红军，有的还带了伤，但个个精神抖擞。”黄汉尤站在纪念广场，讲述父亲对他重复过遍遍的场面。

当日，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西征之路。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写道，后来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后，就走在红六军团走过的路上。

萧克曾回忆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长征早两个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石仲泉说，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使用“长征”一词，最早是在1935年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发布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他说，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西征，带有探路性质。

“当时要战略转移，肯定要有先牺牲的探路者，探路的队伍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前方的千难万险都不知道，要讲大局、讲纪

律，要有不畏牺牲的精神。”罗健东说。

红六军团千里转战，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血战，损失很大。羊东坳一次战斗后，当地400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才把红军遗体全部掩埋。

红六军团终于10月抵达贵州北部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长征的序幕”一章记载，“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转移任务，并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后来，二、六军团主力北上长征，被编入红二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完成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王树增写道。

6月桂东，山风习习。金色阳光洒在红六军团誓师西征的旧址上，年轻母亲牵着学步的孩童从雕塑边走过。

黄汉尤说，去年有一些学生重走长征路，来到桂东，听他讲红军故事。“我要让孩子们记住，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新华社长沙电

绝对忠诚

“断肠师长”陈树湘 为革命甘愿“绝命”



这是位于湖南桂东县四马桥镇富足湾村的红军三十四师馒头岭战斗旧址一角（六月十六日摄）。新华社发（陈泽国摄）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四马桥镇富足湾村馒头岭脚下大园井内，泉水汨汨流淌，村民们在井边洗菜、洗衣，孩童在旁边嬉戏，蹲在井边，伸手触摸井水，从指尖传来愉悦的清凉感。

1934年12月17日，红34师师长陈树湘率余部在此与敌人激战，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后，在此不幸被捕。

陈树湘，湖南长沙人，出身贫苦佃农家庭。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接触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逐渐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红军师长。在长征中，陈树湘受命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他率领的红34师被称作“绝命后卫师”。

沿着新修的便道拾级而上，很快来到陈树湘负伤后藏身的山洞。“当时这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洞敞开着，那时它像井一样，洞口在上面，很隐秘，小时候我们经常下到洞里玩耍。”70岁的周玉生老人说，当年陈树湘在这个山洞养伤，爷爷周明安和父亲周昌荣都给他送过饭，他们知道他是个红军。“爷爷之前还曾为红军带过路。他说红军是好人，所以，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事。”周玉生说。

“爷爷和父亲给他送了5天饭，后来听说有红军被抓了，还是个‘大官’。”周玉生说。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

的《红军长征史》记载，湘江之战中，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在永安关、水车一带阻击“追剿”军第三路的追击，掩护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该军团第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转战于灌阳、道县一带，虽经英勇战斗，予敌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军覆没。

“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红军师长，高兴得要命，马上命令部下将陈树湘抬着去向上级邀功领赏。陈树湘为了不使敌人的企图得逞，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道县党史研究专家蒋元神说，陈树湘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送回他的原籍长沙县，挂在了城墙上。

蒋元神表示，陈树湘矢志不渝跟党走，坚决听党指挥，铸就了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他身体力行捍卫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理想信念，谱写了一曲无条件忠于党和人民的生命赞歌。“他的牺牲，体现了绝对忠诚、绝对信仰、绝对担当、绝对英勇。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如今，在道县烈士纪念馆里，建立了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和他的衣冠冢，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

（记者张瑞杰、袁汝婷、柳王敏）
新华社长沙6月30日电

鱼水情深

“小阿哥”一去无消息 “小皮箩”百姓记心窝

侗族人杨昌彬今年98岁了。他身材瘦小，穿整洁的藏蓝色衣服，除了有些驼背，口齿和思路清晰，跟人握手很有力气。

他是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流源村村民。他仍然完整记得85年前一担皮箩与红军“小阿哥”的往事。

皮箩并不是皮做的，而是一种用薄又细的竹篾打的箩筐，比一般的粗篾箩要精致皮实。以前是湘南百姓的日常用具。一对好皮箩可以用上一辈子，甚至几代人。

1934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十几岁的杨昌彬和父亲正在家中做饭，突然看见门外有一个受伤的年轻人。

“老乡，给我一口吃的吧！”这位年轻人的衣服破得到处是布条，头上却仍戴着一顶五角星的军帽。杨昌彬和父亲明白过来，这是一位红军战士。

“你进来吃点吧，我家有饭。”父子俩让战士进了门，发现他伤势严重，左小腿被子弹打穿，伤口流血生蛆。原来，他是在湘江战役中受伤的红军战士，叫邱显达，22岁，江西人。

此前也有红军经过流源村。在接触中，村民们发现这些战士纪律严明，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进老百姓家门，只是在路边、凉亭休息。不假思索地，父子俩决定收留照顾邱显达。

找不到医生，杨昌彬父子就上山给邱显达采草药，并且每天给他清洗三次伤口。一次他们采药时，不小心滚下山坡。两人受了轻伤。但是第二天，父子俩又忍着疼痛上山采药。

杨昌彬管邱显达叫“阿哥”。养伤的几个月里，红军阿哥给他讲共产党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

过了几个月，邱显达的伤痊愈了。杨昌彬说：“阿哥你别走，留下来吧！”邱显达用伤腿蹬地，跳着说：“你看，我的伤全好了，我得去追上队伍！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没什么可报答你们的，给你们织一担皮箩，留个念想吧。”

红军阿哥的手艺好，打的皮箩又密又牢，像指甲壳一样光滑。皮箩打好了，阿哥也要走了。杨昌彬依依不舍，邱显达对杨昌彬父子说：“等革命胜利了，我回来看看你们。”

85年过去，邱显达一走再无消息，流源村却已发生许多变化：道路拓宽、学校提质、危房改造、文化扶贫、网络进村……杨昌彬住的吊脚楼也翻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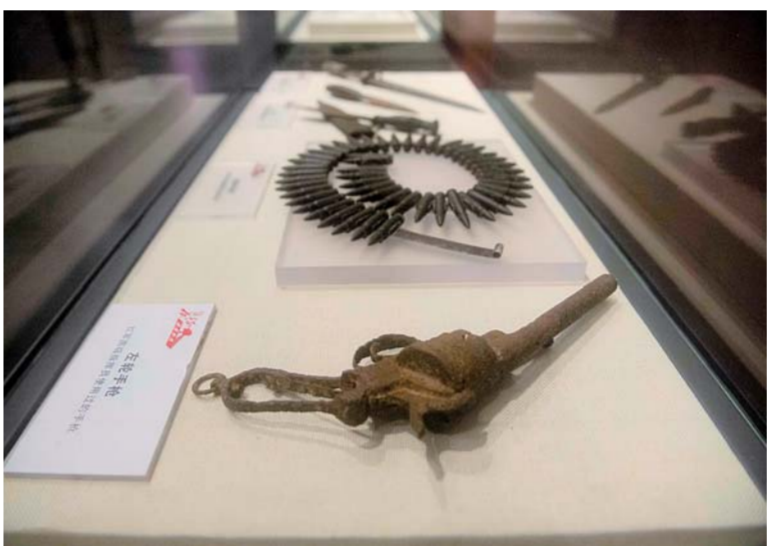
人们把皮箩故事编成歌：“门前青山坡连坡，我送红军出山窝。我的侗家阿哥，你的恩情记在我的心窝。我的红军小阿哥，你负重伤痛在我心窝……收下这担小皮箩，看见皮箩就想起我的哥。”

这担皮箩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好看的深红色，像上了漆一样。如今，它静静躺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厅里，成为红军与百姓深情的见证。

（记者黄可欣、张瑞杰、柳王敏）
新华社长沙6月30日电

敢于担当

“通道转兵”实事求是 三万中央红军脱险



这是六月二十七日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通道转兵纪念馆拍摄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使用过的手枪。新华社发（王恩维摄）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山环水绕。85年前，中央红军付出重大牺牲渡过湘江来到这里，部队已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至3万余人。

见到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蒋介石紧急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准备全歼红军。

1934年冬，红军面临战略选择的严峻生死关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一书中写道，经过惨烈的湘江之役，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在思索：红军向何处去？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非常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

在会上，李德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坚持反对李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必须避免就西进贵州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鉴于形势，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12日晚，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

《红军长征史》写道：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

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当日，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暂时脱离了险境。这就是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通道县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胡群松认为，“通道转兵”是一项尊重客观实际的决策，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

2012年，通道旧址上建立了通道转兵纪念馆，记者见到了陈列的红军在通道留下的各种文物，以及中革军委那个晚上发出的“万万火急”电令复印件，它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

已有300多年历史的恭城书院，被认为是通道会议的会址。记者看到，恭城书院恢复了当时开会的桌椅、煤油灯、地图等场景，前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

通道转兵纪念馆的一面墙上，书写着几行字：实事求是，民主集中，独立自主，敢于担当。

胡群松说：“通道转兵”说明，必须从实际情况，通过发挥集体智慧来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只有真正负起责任，积极作为，勇敢实践，才能夺取胜利。”

（记者张瑞杰、柳王敏、袁汝婷）
新华社长沙6月29日电

人心向背

工农群众助力红军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连日暴雨后，天终于放晴，晴空如洗，湘南大地透出沁人心脾的清新绿意。

新华社记者近日再走长征路来到湖南宜章县。85年前，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打下的第一座县城，也是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之地。

如今的宜章，楼群林立，商业繁华，人流熙攘，感受不到当年战争的气息。

党史专家说，宜章地扼粤汉铁路要冲，蒋介石下令坚决堵住此处红军西行的必经之地。“宜章是1928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发生地，本就是红军的源头之一，这里的百姓看到红军回来了，都纷纷来迎接。”宜章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谢水军说。

1934年11月10日，很多群众来到红军阵地上，帮战士推炮和搬弹药，粤汉铁路300多名筑路工人也拿着工具来了，帮红军挖坑道和扎云梯。守城湘军见此，半夜弃城而逃。

“第二天，宜章城门大开，群众结队欢迎红军进城。”谢水军说。

谢水军说，红军在宜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连在农民田边捡一个切掉的红薯吃，都要受处罚；他们不仅砸开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和无辜群众，还把没收的豪绅地主的财物分给贫苦百姓；红军购买物资补给，采购人员用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下后到指定地点换取大洋。

当地青壮年纷纷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军，而最踊跃参军的，是粤汉铁路4000多名筑路工人。

“红军在宜章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补充

了粮草，扩大了队伍，为西进湘江做了准备。宜章之战体现了长征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作用。”谢水军说。

在距宜章15公里外的白石渡村，仍保留着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指挥部旧址。它设在一座宗族祠堂里。祠堂仍被村民用于祭祖，但墙上贴了长征的宣传画。

祠堂后面一座清代民房，是周恩来和刘伯承住过的地方。房子的主人、村民邱超德说，他的奶奶和妈妈见到过这些和善的红军领导人。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他们保护我们，我们也保护他们。否则没有我们的今天啊。”62岁的邱超德对90后的记者们说。

100多米外是毛泽东住过的民居，始建于清同治年间，叫作“文昌阁”。白石渡村以前是一个贫困村，通过精准扶贫，百姓收入大幅提高。农民每天可以乘坐免费绿皮火车，沿京广线到郴州等地卖新鲜蔬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写道，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还是人心向背的较量。在红军经过的地方，不知留下了多少红军爱护和帮助群众、群众拥护和支持红军的动人故事。

（记者朱超、袁汝婷、柳王敏）
新华社长沙6月30日电

永恒祭奠

“红军墓”前忆红军



▲这是位于湖南汝城县延寿乡官亭瑶族村的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纪念碑（6月14日摄）。新华社发（陈泽国摄）

在“后退就意味着死亡”的危急关头，军团长董振堂身先士卒，端枪冲向山头。

“跟着我上！”红军战士们随董振堂出击，拼死夺下青石寨山，经过三天三夜血战，红军辎重部队终于全部渡过延寿河。

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傅选林说，延寿阻击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胡炳炎说，每到清明，村民会自发到红军墓前祭扫。日前，再走长征路的记者们也来到延寿，探望红军烈士。

青石寨山孤零零矗立，攀爬上去，得越过2000多个台阶。记者难以想象，当年没有道路的青石寨山，红军拿着武器，是怎么爬上来的？又是如何为夺取这个山头而壮烈牺牲？

山顶上，一条条白石垒就的战壕仍保持着85年前原样。山下，当年红军指挥所和野战医院旧址历历在目，不远处是异地搬迁的新建民居和生产出口非洲手提包的厂房。

2014年，官亭村被列为湖南省红色旅游开发扶贫村。5年来，村民人均年收入大幅提高。

84岁的村民胡运丙说，当年，红军指挥所就设在他家里，他的父亲目睹了战士们牺牲。“父亲告诫我，长大后不要忘了红军，不要忘了他们是为谁而死的。”

（记者马云飞、袁汝婷、柳王敏）
新华社长沙6月29日电